

——绍兴市作家协会 编——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

| 绍兴卷 |

2013—2017

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 (2013—2017)

绍兴卷

绍兴市作家协会 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. 2013—2017. 绍兴卷 / 绍兴市作家协会编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213-08784-4

I. ①浙… II. ①绍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-绍兴 IV. ①I218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8665号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(2013—2017)·绍兴卷

绍兴市作家协会 编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高辰旭 余慧琴

责任校对 姚建国 杨帆

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氓

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18.75

字数 256千字

插页 2

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13-08784-4

定价 5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”文学最能反映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区的变迁。浙江的发展、民众的心声，都能在文学中得到最形象、最生动、最活泼的体现。文学也是一座桥梁，因为它的存在，再遥远的距离也是咫尺，再曲折的道路也是通途，再陌生的人群也是朋友。

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，浙江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近五年来，浙江文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。首先，资深作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，同时，一批青年作家，如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作家群体迅速崛起，已经成长为全国同类作家中的佼佼者。浙江文坛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、地域分布均衡的创作队伍。其次，新兴文学类型逐渐形成规模和特色，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，有效扩大了浙江文学与浙江作家的影响力。最后，在网络文学的创作、发展、引导和培育上，浙江异军突起，特色鲜明，积累了大量有效经验。浙江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，涌现出一大批网络文学名家和网络文学优秀作品。

2013年7月2日，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席团，浙江文学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为总结省八届作代会以来的浙江文学成就，省作协牵头汇编近五年来浙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丛书。本丛书按地市划分，共12卷。每卷又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等门类，总计400多万字规模。本丛书从作品征集、评审和遴选到编辑出版，历经近一年时间，是省作协和各地方作协通力合作、辛勤工作的结晶。

2013—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五年。在这五年中,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,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。这五年来,浙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一起茁壮成长,已充分彰显出鲜明的“浙味”风格并取得骄人的成绩。这五年来,文学“浙军”队伍不断壮大,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生力军。浙江文学的良性发展,离不开全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大气候,同样,浙江文学的发展也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。

这五年来,浙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本丛书中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反映、展现和检阅,但也只是初步的。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,因篇幅所限无法收入。本丛书只是一个了解浙江近五年来文学发展的窗口。

回望过去的五年,全省作家们努力前行,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时代潮流,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,但离创作出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”还有一段距离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,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这是摆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和任务。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文学既关乎个人的内心,也是集体的事业,更是民族的事业。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,希望全省作家们为着这个目标继续奋斗,创作更多、更好的精彩华章。

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 臧 军

2018年7月2日于杭州

目 录

Ⅰ 小说篇 001

照镜子 / 马 炜 003

西 凉 / 斯继东 017

病 理 / 陈莉莉 034

回家过年 / 裘冬梅 051

记忆与猫语 / 毛君娣 071

自留地 / 周建达 084

满江红 / 谢方儿 097

鱼在天上游 / 周如钢 116

眼泪是怎样流下来的 / 金晓磊 132

言 煞 / 邵江红 146

火车向着北京跑 / 朱建平 163

Ⅱ 散文篇 177

行走在青瓷的故乡 / 赵 畅 179

替父亲去看看那块土地 / 陈荣力 185

智慧东山 / 郑休白 190

尝一口清明果 / 周一农 196

最后的片断 / 陈 瑜 199

老 余 / 江 辉 209

光阴里的南门 / 曲 梵 213

小城光阴 / 潘丽萍 223

Ⅲ 诗歌篇 227

断 章(节选) / 毛君娣 229

致 妻(外一首) / 刘汉杰 231

致落花(外一首) / 何玉宝 233

天宁寺(外一首) / 望 秦 235

当桃花遇上春天(外一首) / 潘丽萍 237

说吧……(外一首) / 边建松 239

读茨维塔耶娃(外一首) / 骆艳英 241

秋天像秋千一样(节选) / 若 溪 244

重相聚(外一首) / 袁方勇 246

在三味书屋前(外一首) / 麦 秸 248

星辰在红马的眼中闪耀(节选) / 桑 子 251

在春风中老去(节选) / 东方浩 255

像疯子那样快乐(外一首) / 肖 今 258

④ 报告文学篇 261

当家人 / 顾志坤 郑志勋 263

后 记 293

I
▲
小说
篇
▼

照镜子

◎ 马 炜

我坐在车棚里。大清早,洗车的不多。五六个闲着的洗车工蹲在人行道上吃盒饭。气味飘进车棚,有咸菜味,也有车蜡味,还有鞋油味。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,来洗车的人就在镜子前照照自己,再坐下来擦皮鞋。洗车棚里总少不了擦鞋匠。越过那个爱干净的人的肩膀,我看见镜子里坐着车棚老板娘和一个精瘦的小个子。老板娘戴顶草帽,小个子穿黑色夹克,神情冷漠、局促。我还没吃早饭。

老板娘问:“你以前洗过车吗?”

小个子说:“洗过。”

老板娘问:“多长时间?”

小个子说:“两三个月吧。”

老板娘咧开嘴笑了笑,露出一口白牙。她看小个子的眼神好像姑妈看自己的侄子,但小个子朝她看时,她又会把眼神挪开。

“那你会打蜡吗?”她问。

我把脸转向别处:“打蜡我不会。”

“那你会什么呢?”

“我会洗车。”

“我是说,除了洗车,你还会什么?”

“我会算命。”镜子里的小个子说。

她吃了一惊:“你年纪这么轻,怎么会算命?再说了,算命跟洗车有什么关系?你这个孩子!”

镜子里的小个子没吭声。

“我是说,洗车这个行当里,你会干什么?比方说,补个油漆啊,换个雨刮器啊,修个收音机啊什么的。”

“不会,我就会洗车。”

“哦,没关系……先留下试试,就试一天。满意就留下,不满意就走人。”

我咽了口唾沫,点点头。

“你还没吃早饭吧?”她问。我知道,她是个目光锐利的女人(她女儿对我说,认识她的人都这么说。老板娘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她的右手手指敲敲我的嘴。“你去找她我一点儿也没意见。”她说)。

我捧着盒饭,加入到他们中间。确切地说,是和他们一样蹲在人行道上,但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——大约五米远,挨着水槽。很久以来,我都习惯于侧面对人并和他们保持距离。我是个无法和别人打照面的人(除了我女朋友小肚子)。我很饿。他们的早餐是稀饭、馒头和咸菜,我的也是稀饭、馒头和咸菜。因为是我女朋友的亲妈亲自递给我的,所以好像我的比他们的多一些。雪白黏稠的稀饭从泡沫饭盒锋利的边沿垂挂下来,我伸出舌头把它们舔干净。当我歪过脑袋时,看见他们在那边齐刷刷地盯着我。没办法,我走到哪儿都这样引人注目。我已经习惯了。老板娘走到五米中间,呵斥道:

“有什么好看的?你们懂不懂礼貌啊?”

他们于是低头喝稀饭,哧溜哧溜的声音很响。

太阳渐渐升高,各种颜色的车陆续开进来。我喜欢洗黑色的车。所有的

车洗干净后都像一面镜子，我在黑色的镜子里特别放松。黑色的镜子里每个人的脸都是黑色的。我往那辆黑色的帕萨特汽车上喷泡沫时，打了个嗝，又闻到咸菜味儿。

“嗯，看得出，你确实是在洗车棚干过。”

老板娘站在我旁边，手里拎块海绵，准备随时搭把手。她的腰上系着一只橘红色的腰包，收钱用的。

“我没撒谎。”我说，也不敢正眼看她。

他们的洗涤剂调得十分细腻，以至于听不见海绵和车漆摩擦的声响。纵向十个来回，横向十二个来回，刚好将车头抹遍。她又将车牌和保险杠补了补。她的腰身很柔软。我避开她，到后面抹后备厢。洗涤剂的气味很好闻，但闻久了会让人胃里泛酸水。我又打了个嗝，酸水蹿到喉头那儿，我使劲把它们咽下去。

洗车这个活儿，最好玩的是打水枪。水从高压水喉里喷出来，散成水雾，像把剃刀从车身上刮过。原先绷得紧紧的泡沫有气无力地剥落，委顿在地。车子又变得像光溜溜的下巴。为了挣学费，最近一年（特别是有了小肚脐后），我从这个洗车棚到那个洗车棚，一遍又一遍地给小车刮胡子，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想象成小李飞刀，恨不能把车皮也给剥下来。

“会开车吗？”老板娘问，我摇摇头。

“你只会算命，不会开车。你这个孩子！”她说着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把车挪到干洗区。开洗车棚的人，大都什么车都会开。可我只是个洗车工。

干洗区和冲洗区只隔着一道齐腰高的矮墙，她在矮墙那边朝我招手。我们扯开一块深蓝色的浴巾，平铺在帕萨特汽车的引擎盖上。她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分别揪住浴巾的两个角，就跟扯旗一样，扯过挡风玻璃、车顶、后窗和后备厢，再原路往回扯到引擎盖上。干燥的浴巾吸足水，变得沉甸甸的，我们握住两头合力将它拧干，又走了一个来回，再换上小毛巾擦拭，车身就变成了黑色的镜子。

“你真的会算命？”她问。我低头看着黑色的镜子，里面有两张脸，一张是

她的,一张是小个子的,分开两边,头顶着头。

镜子里小个子的头点了点。

她笑了,又露出白牙。“你又不是瞎子,瞎子才会算命呢!”

“我是看相算命。”小个子说。

“那你替我看看相,行不?”

“行。”小个子点点头。

“你看我啊,你不看我怎么替我算?”

“我看这里就行了。”镜子里的小个子指指镜子里的另一张脸。

“装神弄鬼吧,你这个孩子!”

“你的发际很清爽,说明你这个人心眼儿好。”小个子说。

“什么叫发际?”她一下就被我吸引住了,凑近引擎盖观察自己的脸。

“这是专业术语,喏,这就是发际。”小个子在黑镜里抬手指点他自己的头发边缘。

“哦,你真懂啊!”她摸摸自己的头发,抬头盯着我说,“还有呢?你接着说。”

“你的五官,嗯,凑得不是很拢,这样呢,整个脸看上去就小了。”

“你挺会说话的嘛。这又有什么说道?”

“那就是说,你这辈子的力道都分散了。”

“怎么个分散法?”

“就是说,你从来没有在一件事上做长久过。”

她低下头去,一副沉思的模样。

“你干过许多行当。”我补充道。

她抬头看着我。尽管镜子是黑色的,我仍然能看出来她的脸上有些惊慌的神色。

“吹牛!你还能算出我都干过哪些行当?”

小个子点点头。她把小毛巾扔在黑镜子上,说:

“别胡说八道!去把脚垫换了。”

这一带拢共有七八家洗车棚，她的车棚是最大的，紧着横竖两条路的交叉转角，特别显眼。天气晴好，车子一辆接着一辆。她的洗车工大都手脚麻利，干活又快又漂亮。就如我女朋友说的那样，老板娘目光锐利，看人准，手下人都愿意替她卖命。我也愿意。一眨眼工夫，干洗区里已经有好几辆湿淋淋的车等着擦干了，每辆车只能摊上一个洗车工。我独自一人对付一辆桑塔纳2000。换好脚垫后，我对坐在车棚里的车主打打了个招呼。车主是个木头木脑的人，手里拍打着一副黑色的麂皮手套，慢腾腾地走过来。我替他拉开车门。

“老板，给车打打蜡吧。”我说。

车主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，费力地将手往手套里塞。“你的脸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

很少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问我。

“给车打打蜡吧。您的车，跑了10万公里，车皮毛了，上高速有阻力，该打蜡了。”我看见贴着黑色车膜的后门窗上清晰地倒映着小个子那张丑陋的脸。

“你的脸是天生的吗？”车主问，好像在跟另外一个人说话。

“打了蜡，一来跑得快，二来呢，还可以省油。”小个子说。

“你的脸也应该打打蜡了。”他的戴着黑手套的手伸过来，直奔小个子的脸。小个子偏偏头，躲开了。我能看到镜子里的那张脸一下子变得冷酷、残忍起来。血不动声色地涌上我的脑门，又从那儿风驰电掣地奔向双手。我的手变得很大，十颗手指全都硬了起来，像灌满了铅（上个暑假，我蹬个三轮在轻纺城给进货的客户拉布，也有这样一个开宝马的商人对我的脸感兴趣。我用一个熟练的右摆拳打飞他的一颗臼齿。后来我对小肚脐说，我这辈子都在练这记右摆拳，而且要一直练下去，随时保卫我的脸。派出所要我赔医药费，我女朋友——那时还不是我女朋友，是受害者宝马商人的女朋友——从车上下来，替我付了钱，然后跟我走了）。这时候老板娘的脸出现在小个子那张脸

的旁边。

“老板,”老板娘笑嘻嘻地说,“他说得没错,你瞧你这车漆吧,看上去溜光水滑,其实呢,全是毛刺,只是肉眼看不见罢了。要是搁放大镜下,哎呀,全是坑坑洼洼,招风,费油,专家们都这么说,有科学依据的!”

木头木脑的车主问:“多少钱?”

老板娘说:“不贵的,才70。您是老主顾了,给您优惠,60好了。”

车主又回头瞟我一眼,摘下手套,说:“好吧。”

“过来,”老板娘对我说,“我教你打蜡。”

我并不怎么想学打蜡,我又不会一辈子干洗车工,但我还是听话地凑到她跟前,看她往车身上涂车蜡。我想和她多待一会儿。我也想有机会正面看看她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是从镜子里看她。她用三颗指头捏住海绵块,蘸上车蜡往车身上涂一个一个的圆圈。她的脸,还有我的脸照例倒映在黑色的镜子里,一次又一次地被车蜡覆盖。我从镜子里盯着她看,想看出我女朋友的影子。

“你真的能算出来我以前干过什么?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镜子里的小个子点点头,转眼就被车蜡淹没了。

“说说,我都干过什么。”

她的父亲死后,她顶职进了一家专门卖农药的商店里当营业员,整天跟敌敌畏、敌百虫、六六六和1605打交道。可是没几年这家商店就倒闭了,她只好去另外一家农资公司卖化肥。没想到化肥店和农药店前赴后继,不出一年也关门歇业了。她拿着买断工龄的钱自己开了家改衣铺,专门替人把衣服改小改大。两年后小铺子毁于一场大火,她连买一口袋米的钱都掏不出了,只好去做暗娼。生意照样红火。她做什么生意都会红火。五年后她认识了第二个男人,是个推销员,卖盗版书的,长期奔波在外。她每天都盼着他回来,但他再也没有回来。有人告诉她,推销员死于地下书商的乱棍。她只好自己动手用破自行车改装了辆小车当菜贩子。这样又结识了市场协管员。结婚没多

久,协管员中风,成了废人。她最新从事的行当是开洗车棚。这些都是我女朋友跟我说的(我女朋友有一张漂亮而伶俐的脸。每当来月经了就跟我说这些,可以一口气说两个多钟头,什么都说。有一次,她把剥落的子宫内膜洗出来给我看,然后讲月经的原理,再从月经讲到“着床”,再讲到孩子,再讲到她妈妈。讲到她妈妈时她说,“我妈当过鸡”。她比我大七岁,但我还是管她叫小肚脐,因为她喜欢穿露脐装,大冬天也穿)。

“你当过鸡。”我说。

老板娘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,依然专心致志地往车皮上涂车蜡。

“你当过鸡。”我重复道,还稍稍加重声音。

“你用不着大声嚷嚷,我听见了。”她说着直起腰来。桑塔纳2000身上均匀地布满了碗口大小的圆圈,我从这面镜子上无法看清她的脸。可我很想看看她的脸,特别是这个时刻。我鼓起勇气,抬头向她望去,可她已经转身走了。

“好了,晾着,下午抛光。”她说。

中饭有肉,我吃得很饱。

中午时分,来洗车的人几乎没有,我可以坐在屋檐下打盹。一条肥壮的老狗无精打采地走过来,趴在我身边,飞快地做了个梦。狗梦见自己变成小个子,而小个子则变成了狗。狗还梦见自己睡着了,小个子伸出舌头舔他的脸。自从我来到洗车棚后,这条狗一直跟着我。它是不是闻出我身上的味道跟老板娘的一样呢?老板娘在那边用水枪冲洗水泥地。水做的剃刀从地上刮过,那些泥巴翻卷着滚进盖在下水道上的铁栅缝里。一会儿工夫,水泥地就跟镜子一样闪亮了。她放下喷枪,走进车棚,从堆满汽车小配件的工具桌上捞起一只饭盒,走到我跟前。

“你到楼上去,喂给床上那个人吃。”

她的丈夫,就是当过市场协管员的那个人,躺在昏暗的阁楼上,全身瘫痪。我捧着盒饭,沿着车棚最里面的楼梯爬上阁楼,闻到一股浓烈的香水味。